

1937年春,一批批“旅行者”来到中国 6

纪实文学



魏风华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历史一旦被总结,就会被扭曲;只有翻开历史的细节,才能看到真相!本书以细腻的笔法,通过战场上一个个具体的人、具体的行为,向您讲述一场真实的抗日战争,为您一一还原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七七事变、淞沪会战、南京大屠杀等重大历史事件中的决定性细节,将历史的真相交还给您。

[上期回顾]

成都和北海事件后,蒋介石发出密令,“务令京沪各地立即准备一切,严密警戒,俾随时抗战为要。”在1936年,中日间每有一个突发事件,南京这边就有战争预案作出。这是一个质的变化。

1936年11月,绥远战事爆发。在绥远,傅作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5期,山西临猗人)率军在百灵庙等地取得大捷,痛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田中隆吉(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6期,岛根县人)指挥下的伪蒙军。田中想学石原搞个类似于“满洲事变”的绥远事变,但没想到演砸了。

绥远抗战期间,南京中央大学校长罗家伦亲赴前线,这位昔日五四运动(《五四运动宣言》就是他写的)的主将,写下那篇在抗战八年中广为流传的《告绥远将士书》:

“经我们血染的山河,一定永久为我们所有。民族的生存和荣誉,只有靠自己民族的头颅和鲜血才可保持。这次我看见各位将士塞上的生活,已认识了我们民族复兴的奇葩,正孕育在枯草黄沙的堡垒中等候怒放。我深信各位不久更可以使世界认识我们中华男儿还是狮子,并非绵羊。我们全国同胞的热血,都愿意奔放到塞外的战壕里,助各位消灭寒威,激荡忠愤。我现在筹奉国币一千元,本欲供各位杀敌前一醉,但是想起这是长期斗争,并非一次的慷慨赴难,所以愿将这些小的款项,改为医药卫生设备之用,备各位壮士裹伤再战。现在整个民族的命运,抓在我们手里,我们大家都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只有我们血染过的山河,更值得我们和后世讴歌和爱护。我诚恳热烈地向各位致敬,更愿代表国立中央大学三千教职员和学生,向各位致敬。”

中日政府间的一切谈判止于百灵庙。

1936年的历史,好像就要结束了。百灵庙烽火骤起时,蒋介石曾亲飞太原,跟阎锡山(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第6期,山西五台人)筹划绥远战事,回到南京后长长地出了一口气。如果真是这样,中国的历史也许大

不同。但蒋脑袋又一阵疼:他接到在西北剿共的张学良来电。

历史的改变往往出现在瞬间。

蒋介石休息了几天,立马飞往西安,在临潼华清池设置行辕(旧时高级官吏的行馆,亦指在暂驻之地所设的办事处)。在那里,张学良和杨虎城正指挥东北军和第17路军围剿从南方转移到陕北的中共红军。

按蒋介石的想法,用不了一年的时间,到1937年夏,必定能把红军消灭。但张、杨不想再打了,所以在围剿行动上比较消极,蒋介石就打算把张、杨二人调到别的地儿,再派30万中央军过来进行最后的合围。

张学良呢,见到蒋介石后,说:别再打内战了,还是一起对付日本吧(这时候他明白了),但受到蒋的怒斥。蒋觉得张学良太幼稚了,在他看来,对红军的胜利已指日可待,这时撤兵和谈,怎么可能?

面对这个在东北易帜和中原大战中给他面子的小兄弟,蒋介石最终出了一个选择题:A.东北军和第17路军别再心不在焉了,必须倾力出动围剿红军;B.不想围剿也可以,东北军调到福建,第17路军调到安徽,陕北的围剿换人!

张学良又一次面临人生的选择。第一次是张作霖被刺,第二次是东北易帜,第三次是九一八事变。

这一次,是西安事变。历史就这样,在1936年年底猛地转了一个弯!

1937年春天,成了中日历史上充满玄机的季节。

对日本抛过来的橄榄枝,国民政府没领情。东京的新手虽主动示好,但站得更高点看,日本对中国的威胁,不是减小了,而是增大了,这相当于一个坏人的突然发笑,一切都没那么简单。

南京的冷淡给林内阁泼了一头冷水,这位首相琢磨:政治这玩意儿

比打仗复杂多了。内阁挤个笑脸,军方呢?3月时,日本驻中国大使馆武官喜多诚一(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期,滋贺县人)、日本中国驻屯军参谋和知鹰二以及关东军的一个参谋被陆军参谋本部召回东京,汇报“西安事变”后中国的局势,得出的结论是:“南京政权的抗日政策在收复满洲前不会改变,蒋介石在抗日方针下,正在加强内部力量,充实军备,依靠欧美,以及积极促进南京和华北的一体化;中日关系日益恶化的现状,用一般手段即可调整好是不可想象的。在北进苏联前,须对华一击,摧毁南京政府的基础。”

但陆军参谋本部还是没底,于是一批批“旅行者”被派往中国。首先进入我们视野的,是1937年5月出现在天津的两个人。他们都是单眼皮,个子不高,但走路时腰板很直。他们观望着这座在那个年代仅次于上海的中国城市,法国大铁桥、劝业场和各种风格的西洋建筑叫他们印象深刻。最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一座漂亮而洋气的城市,大大地超出他们家乡啦!然后两人的身影才消失在海光寺。

海光寺是天津城南的一个地界儿。那个年代的天津,是晚清遗老和民国名流的后花园,走在大街上,稍不留神,就会撞到一位前任民国总理,至于部长级别的更是一抓一大把。对日本来说,天津也是块重要的地儿,因为他们的驻屯军司令部就设立在这个城市的海光寺。

此时日本中国驻屯军司令官是前面提到的田代皖一郎,参谋长是接替酒井隆的桥本群(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0期,广岛县人),部队主力是一个步兵旅团,分布在天津、通州、丰台、塘沽、唐山、滦县、昌黎、秦皇岛、山海关等地。

闪进海光寺驻屯军司令部的那

两位,一个叫公平匡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1期,山口县人),一个叫井本熊男(日本陆军士官学校37期,山口县人),他们的公开身份是旅行者。来天津前,二人先是在东北进行参谋旅行,然后进关继续转悠,他们身上带着石原莞尔交给的任务。石原这时候干什么呢?已经升任陆军参谋本部作战部部长了。在中日关系走向不可知的1937年春天,他给手下这两个参谋交代的任务是:着实地探南京政府及中国各地军民对日本的态度。

在华东“旅行”时,公平匡武多次受到中国“有关部门”的监视。大约没有比这更正常的了。你一个日本军人在中国内地瞎转悠什么?不给你抓起来审问就不行了!但公平匡武认为性质“恶劣”。6月底,他离华前得出这样的结论:越往南,反日排日的情况越严重!

于是石原莞尔拿到了这样的汇报:中国排日、抗日、辱日形势达到高潮,军队干部尤其军队下级干部态度更加露骨,日本军部方面派出的人员对中国的观察大体一致,但在对策方面不同。少数人主张维持现状,与华平等互惠,和平共存;多数人认为,应对华进行打击,这样就会改变局势。日本侨民在华受到挑衅,激起仇视心。但这种态势还不能确定是不是意味着中日战争将要爆发……

陆军省那边也没闲着,他们派到中国“旅行”的是军务课课长柴山兼四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24期,茨城县人)。柴山对华态度挺慎重的,但他也意识到:长江一带排日风潮高涨,而“中国政府不想制止”。排日运动“有英美派官员的暗中煽动”,因此“有必要警惕华北出现那样的运动”。

按柴山的说法:“用了几天时间在平津会见了中日要人,征求他们的意见和感想,结果都认为中日关系很紧张,颇有一触即发之感。”

李敖愿做情人永远的Man Friday 3

热点关注



李敖著
时代文艺出版社友情推荐

[内容简介]

《李敖情书集》收录了李敖写给11位女朋友的信,“我一生中的女朋友和情书,当然不止此数,但情海余韵,亦堪‘快然自足’。”李敖说,男女间的事,本来都该在床上办的;不在床上办而在纸上办,总难免抽象,缺乏动态、缺乏立体感。情书,不过是些“可爱的废话”。现在从这些“可爱的废话”中挑出部分,让我们看看情爱之下的李敖是怎样的面貌。同时还摘录李敖坐牢期间写给女儿李文的部分信件,看看这个狂妄至极、刻薄至极的男人,在面对女儿时流露出的拳拳父爱。

[上期回顾]

李敖在给Y的情书中夹了张泳照,并打趣这是“赤诚相见”。

给H的信

我亲爱的H:

昨天晚上送你回来,吃了两粒Doriden,勉强睡了四个钟头。今早4点钟就醒,一直工作,现在快10点了。今天早上下雨,天气阴沉得好凄凉。我好想你,好寂寞。

你的病好了吗?我真担心。你应该听我的话,若还不舒服,赶快去看医生。为了怕你碰到“风流医生”,我特地拼命忙了一阵,剪了一堆“女医生”的广告给你,希望你去送钞票。她们该把你的红皮夹里付出来的十分之一给我做commission。

《战争与和平》的作者托尔斯泰,在他另一部名著《安娜·卡列尼娜》里,有一段描写男医生给女病人看病的文字。那女孩子被看过病以后,还要哭一场!真是wonderful!

但是反过来说,男病人给女医生看病也很麻烦。无怪乎1813年俄国的医会议上,竟有会员提议请女医生走路了。

我现在“傻”想:我真不该学文史,我该学工医。那样的话,在你健康的时候,我是工程师;在你生病的时候,我是医生,乘机“风流”一下,该多好!

我又想到,这个世界所以能有我,跟一个女人的“羞医”不无关系。我爸爸的第一任太太,得了女人病,但她宁死不肯看医生,可是又没有女医生。她的多年不能生育,惹得旧式家庭中白胡子爷爷和灰头发奶奶等人的不满,(他们要“抱孙子”!)结果我爸爸跟她离婚后娶了我目前的老太太,她连生了四个女儿后,终于把我硬生出来,这样她才没遭到“被迫离婚”的命运!

由此可见,本人在这个文明古国里多么重要。

可是呵!H,你实在不了解我多

么重要,你会逼得一个天才爆炸,爆炸成一个傻瓜。

现在,这个傻瓜被你最后判决:永远不许“主动”、不许打电话、不许挂pin-ups、不许去第一大饭店、不许这个、不许那个……只许待在家里,向台北市××××号信箱写情书。

开放了你的信箱,却关上了你的心。Oh!H,你是一个该比我多下一层地狱的女人。

永远“被动”的(床上除外)李敖写

亲爱的H:

你好残忍,也不给我来个电话,整天等电话铃响,耳朵都过敏起来了。

从上个星期二开始,就没见过你的面;从星期四开始,就没听到你的声音。接着是周末和星期天,我知道你并不在家,我不愿意想你去那儿了,总之,我好嫉妒、好气。

昨天晚上气呼呼地回来,做工到两点半,决定早睡一次,躺在床上,翻来覆去,怎么也睡不着,于是吃了一粒Doriden,用你睡觉的姿势——趴着睡,才算睡着。

可是睡不好,像一只睡不好觉的山羊,一清早就醒了。

你记得印度象吧?它也像你那样睡,或者说,像我昨天晚上学你那样睡,可是当它病了的时候,它就不趴着睡了,它要站着睡。

快给我来个电话吧,H,不然的话,我要站着睡了。

敖 1964年8月3日

亲爱的H:

火车出轨,改坐海线的柴油车,昨晚11点半才到家。用电话和“君子”联络,知道你的“消化系统”又有小毛病,我真为你的身体担心。你去找“女医生”了吗?

今天早上《中央日报》上登出我辞去《文星》杂志编务的启事,很觉轻快,再也不搞这一套啦!

你是不是在昨天中午打电话给我?我很想知道,可是我“没有资格”打电话问你。

我由台中为你带回一包云南大头菜。

明天又是星期五了。你该重看《鲁滨孙漂流记》一次,我永远是你的——“Man Friday”(编者注:Friday是鲁滨孙忠诚的仆人,Man Friday后演变成得力助手的代名词)。

敖之 1964年10月1日

给Y的信

亲爱的小盼:

虽然现在已是21号的凌晨,可是在感觉上,19号好像还没过去,十小时零一刻地“飘在云里”,使我直到现在,还脱离不了“云层”。今天下午去看修车并试车,我没开,由保险公司的一位朋友代开的,我知道我一开一定又出车祸,因为我不能专心,我满脑袋里都是你。

感谢那一“段”,使我有你的五张投影,把你的照片拿在手里,多少可控制你捉摸不定的“飘”忽。我觉得只有你在我怀里,在我底下,我才能感到安谧、感到生命和死亡。不管是生机盎然也好,视死如归也罢,我都有一种莫可名状的安谧,我快乐。

英国的女诗人,写她爱的境界是“灵魂所能达到的‘高、广、深’”,我年纪愈大,愈感到用“深”来爱人是一种什么味道。“深”并不玄秘,有许多时候,它甚至用粗浅来表达,表达到“波澜起落无痕迹”的境界,而它的外形,可能反倒雅俗交织,高低难辨。真正“深”的地步是一种淳化,隐士和老农在一起,隐士淳化的程度,会使凡夫俗子看不出他跟老农

的分别。事实上,隐士也不希冀在凡夫俗子面前有什么分别。

我对爱情的态度,如不谦虚地说:“庶几如此。”隐士绝不在于别人说他是老农、是乡巴佬;我绝不在乎别人说我是狼。我蛮喜欢的两句古诗是: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缘身在最高层。

这好像是阿Q的境界,也是真正男子汉的境界。而真正男子汉,绝不在乎别人讥讽是阿Q。偶发疯狂之言,随手写给小盼看。

1967年3月21日清早

小Y,从摇椅中“摇啊摇”出来的:

不是“小黑”又偷了你的糨糊?是不是还是“积习难改”——没有糨糊就不写信?今天傍晚从外面赶回来看你的信,可是呀,只看到两份报纸。我把报纸翻了又翻,抖了又抖,希望能——像魔术师一般地——出现你的信(或是纸条),可是呀,没有,什么都没有,除了“淡淡的失望”,什么都没有。

今天早上看你打电话,你招手,招得好好,你好会招手。

我在车上又发现你留下的太阳镜,我想到你戴太阳镜时的神气,戴得好好,你好会戴太阳镜。

有时候你很乖,有时候你就不。今天老是想到你很乖。我跑到衡阳街,在一家象牙店里物色一块小象牙,特聘名师,为你治一颗小印(31号可取),算是对你乖的一种奖励。你可以用这颗图章开空头支票,开得满天飞,飞得跟满天飞的情书一样(“支票与情书齐飞”)。自从“众师情人”到“文化界的大众情人”,你一共写过多少情书?萧××真傻,他应该遍访天下,把这本“小Y情书”印出来。明天,8点钟,东门(非北投)美而廉,见。

老黑 1967年3月28日清早